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49 (Resumption 3)
30 Sept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四九次会议逐字记录(复会三)

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下午2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范瓦尔絮姆先生	(荷兰)
成员国:	阿根廷	马尔斯科先生
	巴林	布阿莱先生
	巴西	科代罗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沈国放先生
	法国	特谢拉·达席尔瓦先生
	加蓬	蒙加拉-穆索特斯先生
	冈比亚	法尔先生
	马来西亚	卡迈勒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奇蒙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99-85985 (c)

下午 2 时 1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手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芬兰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拉西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欧洲联盟的名义发言。与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联系国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也支持这一发言。

欧洲联盟欢迎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所载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S/1999/1008)。

安理会今天关于非洲问题的辩论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进行的。欧洲联盟欢迎侧重非洲问题的这次行动和机会。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政治和社会经济进展的迹象;另一方面,三分之一以上的非洲国家目前或近来陷入了武装冲突。欧洲联盟对武装冲突的扩展、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大量流入和非国家行为者在武装冲突中作用日增深感忧虑。结果,非洲部分地区正受到大批平民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困扰。目前的事态发展粉碎了直接或间接受这些冲突影响和国家实现发展和繁荣的前景。

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和善政和相互依存的。危机由一系列因素引发,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种族或宗教争端,侵犯人权,贫困,分配不公,争夺经济资源和商品,环境恶化和大规模移民。欧洲联盟认为,非洲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

非洲国家自身应承担起对非洲前途的主要责任。使用武力无助于持久和平与安全。不负责任的权力、不受问责制约束的统治和不受控制的武力是不可令人接受的。必须启动一个进程,以实现民主、权力分享和尊重人权,不管这一进程是采取促进基础广泛的政府、维护法制和有效的公务员制的形成,还是采取确保选举的合法性、有秩序地变革政府的形式。非洲国家需要在全球的大背景下建立对其前

途的展望的构想。应当鼓励在现有区域合作安排下,就非洲大陆和分区域的安全问题展开广泛对话。

国际社会,包括欧洲联盟,不可对非洲事态无动于衷。欧洲联盟坚决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方面发挥基本作用。欧洲联盟欢迎安全理事会重新承诺致力于解决非洲的冲突。它注意到安理会决心进一步增强其预防冲突的能力,并决心使其冲突对策更具效率和效力。欧洲联盟期待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行动。我们赞赏秘书长和联合国机构为努力促成非洲危机的解决而开展的工作。

同时,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预防冲突的能力和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应尽早处理冲突的潜在根源。冲突性质的改变需要新的紧急反应。我们可以例举无数事例说明,或者是残酷加无知的结果,或者是有计划和有组织行动的结果,在非洲许多地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继续遭到破坏而不受惩罚。

欧洲联盟认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安全和不受阻挠地接触冲突局势中的难民、流离失所者和易受伤害人群是一项根本的原则。我们强烈谴责肆意剥夺这些权利。今天非洲冲突的绝大多数受到伤害的人是平民,而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呼吁非洲所有国家和冲突各方停止招募和使用童兵。必须将违法者绳之以法并结束有罪免罚的风气。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国际刑事法庭、特别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有效运作非常重要,强调有必要采取其他适当办法有效对付有罪免罚和责任的问题。欧洲联盟强调早日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并呼吁所有尚未签署和批准罗马规约的国家毫无拖延地签署和批准该规约。

我们赞赏非洲领导人、非洲国家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努力。根据关于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共同立场,欧洲联盟准备帮助非洲建立预防冲突能力,特别是通过非统组织和非洲次区域组织。我们还认为区域维和努力非常重要,支持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发展非洲的能力。

联合国在 50 年维和历史上,在非洲部署的行动超过了任何其他单一地区。这

些行动依然是帮助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解决冲突和创造和平发展条件的重要工具。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对和平与战争有重要影响,为进一步的建设和平奠定基础。欧洲联盟确信,只有非洲和国际社会拥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和承诺,非洲才能实现进步、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非洲可持续发展对欧洲联盟来说是一项优先考虑。欧洲联盟对非洲的承诺建立在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和目标之上。我们希望帮助非洲实现和平以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品质。一种有利于人权、善政和充满生机的民间社会的保证性政治环境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发展合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欧洲联盟是世界向非洲提供发展援助的首要来源,在向撒南非洲提供的整个官方发展援助流动中占三分之二以上。发展援助在支助非洲国家的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这在最不发展国家——其中四分之三在非洲——中尤其如此。捐赠国和非洲国家有共同的责任确保发展援助得到有效的利用。目前,欧洲联盟正在谈判延续《洛美协定》,这是我们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当前的伙伴关系。挑战是要把欧洲联盟的政治、贸易和经济合作放在新的基础上,以应付普遍的贫穷、社会及政治不稳定和全球化的影响。对欧洲联盟而言,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确定一项积极的发展政策是联盟全球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积极致力于改善我们自己、我们同伙伴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发展行为者的发展合作的业务协调。

外债继续严重影响许多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把外债减少到可持续水平,改革的好处就有可能被偿债增加而吞噬。对最贫穷国家来说尤其如此。重债穷国倡议为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机遇,应该迅速按照商定的条件扩大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欢迎最近科隆经济问题首脑会议取得的进展,包括确认减免债务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贫穷。1999 年科隆债务倡议目的在于通过对重债穷国框架的重大变革提供更深入、更广泛和更迅速的减免。

我们欢迎非统组织对欧洲联盟所提 2000 年 4 月举行欧洲联盟和非洲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作出的积极反应。我们期望开始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首脑会议应该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采取平衡的做法,反映欧洲联盟和非洲伙伴关系的全球性质,以保证取得具体的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尊敬的西摩·马林斯议员阁下。我还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林斯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你和安理会成员召开本次关于非洲问题的公开辩论。对牙买加来说,鉴于我们的紧密历史和文化联系,非洲大陆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牙买加人口 80%以上具有非洲血统。牙买加一向支持非洲争取自由的斗争和当前谋求持久和平的事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强调非洲总的安全局势继续令人严重关切,我们都知道非洲问题主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目前提出的问题涉及安理会处理紧急关切的努力和处理冲突的不同方面的做法是否具有创新性。非洲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需要安全理事会给予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情和关心。我们显然需要一个能够持久执行的方案,以帮助结束冲突的循环往复。我们必须从解决根本起因开始,以便取得长期效果。

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以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318)及其后续进度报告(S/1999/1008)合理地分析了非洲境内冲突的起因,并对如何解决持续不断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赞赏秘书长去年努力对报告(S/1998/318)所载建议采取行动,这些建议包括:在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领域支持各项区域和分区域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机制以协助收容国政府维持难民营的安全和中立性质;加强安全理事会强制实施的武器禁运制度的效力。

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非洲境内的冲突局势采取更多的具体行动。安理会应了解,人们越来越觉得它在授权向非洲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方面采取了拖延的方式,同时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被转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报告还突出了联合国在支持非洲维持和平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人们欢迎举

办研讨会和培训班的做法,但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预先采取措施,提供更多的后勤和财政支助,以提高非洲维持和平的能力。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对非洲目前的危机视而不见,而是团结起来向其提供援助。

牙买加仍坚定地相信,集体行动是解决复杂局势的现有最好办法,牙买加希望感谢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的努力,它们对恢复非洲的和平与民主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也赞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在大湖区局势中所作的努力,并希望《卢萨卡协定》将成为和解与和平的基础。然而,安全理事会不应放弃它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应继续与各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以协调的方式促进敌对各方之间的调停与谈判。

小型武器在非洲的扩散是个麻烦的问题。正如多数发言者在上周安全理事会关于小型武器的辩论中所反映的,亟需制止小型武器的非法制造、转让、贸易和使用。

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是一个优先领域。我们注意到,尽管非洲的天赋资源丰富,经济增长仍是多数国家所不及的。这体现为失业率飙升、债务、以及生活水平下降。

牙买加欢迎今年 8 国集团在科隆会议上提出的负债沉重的穷国(多债国)债务倡议,该倡议旨在减轻 11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我们希望,这将是采取更一致行动以取消非洲债务的开始。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世界银行目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正在审议这一问题。

牙买加完全相信,“非洲疲劳症”或“非洲悲观论”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应该确保非洲充分实现其潜力。在进入 21 世纪之际,让我们加倍承诺使非洲获得重生,使和平、安全与发展成为现实。非洲的生存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所在,也将对我们大家产生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阿布·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向你表示我最热烈的感谢,和你对这一非常重要会议的主持表示赞赏,我们希望它将有助于加速安理会对非洲问题的审查,首先是行使根据《联合国宪章》它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在我们的会议举行的同时,秘书长发表了关于执行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8/318)所载建议的进度报告(S/1998/1008)。此处尤其有趣的是,秘书长提交的这份进度报告,象他的第一份报告一样,载有整章不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的内容。然而,进度报告是只给安理会的,而第一份报告则既提交安理会,又提交大会,并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审议。我们奇怪这一情况为何没有采用同样的方法。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回顾埃及一贯的立场,即我们必须区分根据宪章安理会的职权范围和联合国其他机关的职权范围。我们还忆及安理会必须考虑按照宪章联合国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微妙平衡,尤其是大会在研究减轻人们所受苦难、审查冲突起因和加强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合作原则的作用。更不用说那些负责这些问题的联合国机构的职权范围了。我们很高兴安理会正在研究非洲的问题,以及如何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些问题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侵犯或威胁。

在过去几年中,非洲各国已表明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时迎接各项挑战的更大意愿和更大决心,以及承担其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集体责任并在解决自己领土上争端方面发挥他们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期望。这种意愿和决心体现于 1999 年 7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统组织第三十五届首脑会议和在那里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宣言。

非统组织和各分区域组织正在发挥寻找非洲争端解决办法的更重要作用不解脱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这些组织在解决争端方面无法取代联合国或安

全理事会。因此,安理会应采取更大和更有效的行动,将这些责任变为实际措施,处理非洲国家元首在其大会讲话中谈到的日益严重的印象,即联合国似乎更重视世界其它地方的问题,而不利于非洲冲突问题。我们欢迎安理会为落实秘书长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1999/1008)和执行其职权范围内这种建议而采取的积极措施。

但是,我们观察到安理会有些犹豫不决,甚至拖延承担其适当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这些非洲冲突的升级确保国家稳定、取得进步及建立和平的责任。这些问题应得到安理会更大重视以加强争端各方的各种解决办法框架。

我们要提及非洲局势,就必须对非洲之角日趋恶化的局势表示极为关切和不安。八年前降临索马里及其人民的悲剧正在继续,安理会没有采取措施或发出指示来结束这一冲突。虽然我们强调寻找索马里危机和平解决的责任在于索马里人本身,但我们的确认为安理会应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寻找保持索马里领土完整、维护其主权及实现民族和解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该国可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安理会不应满足于支持该区域有关国家和组织的国际和区域努力的虔诚感情。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许多索马里当事方已欢迎的 1999 年 8 月 16 日秘书长关于索马里的报告(S/1999/882)将有助于调动安全理事会完成其在索马里危机方面的任务,尤其在根据其第 733(1992)号决议禁运军火方面。

同时,埃及认为造成无止境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冲突持续了太长时间、我们认为早就是结束这场冲突的时候了,而且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履行其责任,通过各方执行其在非统组织主持下签署的《协定》帮助解决这一冲突。

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是非洲在二十一世纪前夕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这是六个非洲国家军队参与的冲突。这场冲突造成了 70 余万人流离失所。尽管这场冲突有许多复杂方面,有关国家制订了一项《停火协定》来结束这场冲突。虽然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第 1258(1999)号决议,向该区域派遣多至 90 名联络员。但是,我

们敦促安理会采取加强执行《停火协定》的措施,授权一个军事观察团,随后建立并部署一项大规模维持和平行动。

关于塞拉利昂局势,安全理事会应加紧努力,促进这个兄弟国家实现和平。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记住秘书长最后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即建立一项更广泛的和平行动,以便执行《洛美协定》,从而恢复安理会在解决该区域问题方面的信誉。

埃及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承诺承担自己的责任,促进解决非洲的冲突。我们的参与是通过向联合国在塞拉利昂、西撒哈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中非共和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派遣武装部队、军事观察员或警官,在中非共和国,埃及军队是联合国驻该国部队的骨干力量。

埃及也参加非洲之外的行动——比如在科索沃、波斯尼亚、东帝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我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我们相信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一项集体的责任,不应当由某个大陆,或某个地理区域,比如非洲来承担,非洲将承担解决自己冲突的责任。

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将持有同样的信念,并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相似的措施来解决非洲的冲突。

在这方面,最后请允许我回顾秘书长在其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非洲大陆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今天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因为宣言和虔诚愿望并不足以构成国际社会在非洲为解决其问题而必须采取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葡萄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特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葡萄牙赞成芬兰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祝贺你组织这次重要的会议。我们连续三年举行这次辩

论,这一事实表明联合国如何致力于处理对非洲冲突和发展的持续关切。

1998 年 4 月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S/1998/318)对困扰非洲大陆的冲突的起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他所提供的分析同样或甚至更加重要是,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期消除或减缓这些起因,从而为非洲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打通道路。我们现在应该从思考的过程转向制订一项果断行动的方案。

葡萄牙一贯主张,如果国际社会在面对非洲持续存在的危机和困难的时候允许自己陷入漠不关心,那将是犯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我们应该注意秘书长昨天在这次重要辩论一开始时所说的明智的话,他提出警告,要防止“非洲疲劳”和“对非洲的悲观情绪”。

通过帮助非洲解决其问题,我们同时也是在帮助国际社会,因为让各社会更加自由和更加民主,让人权得到尊重,让经济繁荣发展,这符合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一个更加稳定和发达的非洲会导致全人类的一个更富裕和更安全的世界。

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同非洲一道发展一种更紧密和更富有活力的合作,同其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一道完成一项共同的任务。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应当帮助非洲,但非洲人自己在建设一个更美好未来时候也必须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责任。

在这方面,我们愿特别指出莫桑比克作出的非凡的努力,顺利地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现在已经走上为其人民建设一个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几内亚比绍也在寻求民族和解,我们愿诚挚地赞赏这种努力。

在履行其保障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应当尽可能在与非洲区域组织进行密切协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就象它在塞拉利昂所做的那样。

此外,如果交战各方自己——以及给予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那些方面——不愿意表明必要的政治意愿来遵守它们已经签署的协议,那么希望或要求联合国对非洲冲突提供快速和全面的解决办法是不现实的。声称国际社会可以在任何局势下补救一

种根本不存在的政治意愿并且把和平强加于那些肆意选择战争的方面,那是没有用的。因此,对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应当做些什么的期望必须是现实的,并且符合实际情况。

也令人不安的是,一方面,国际社会被指控对解决非洲冲突表现出的兴趣和作出的承诺比不上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作出的旨在保障和平的决定却公然受到蔑视。

比如,就以安哥拉的冲突为例,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寻求谈判解决办法。但是,至今没有成效。我们现在面对许多报导说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实行的制裁持续受到违反,这些制裁是为了防止安盟运动获取使它可以继续进行战争的武器。以这样的方式,安盟不仅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而且违反它自愿签署的《和平协定》和《卢萨卡议定书》。葡萄牙充分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所表示的决心,即促进旨在结束他所称的流血和破坏的努力,主要由于安盟领导人的顽固不化,流血和破坏正在安哥拉出现。

无可否认的事实证明,实行善政和尊重民主、法治原则和人权的国家享有无可比拟的高程度的稳定、发展和福利,超过专制政权之下的那些侵犯人权或维护一种有限的人权概念的国家。

现在我们也应该展开秘书长上星期在大会讲活中所开始的思考进程,即思考联合国应当如何对威胁人格尊严内在基本价值的危机局势作出反应。在这方面,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

在经济方面,非洲不应该仅仅是对较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出口者,从而仍然处于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边缘。非洲必须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与较为发达的地区平起平坐并相互竞争;否则,现存的发展拖延将只会恶化。随着持续不断的、深化的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非洲融入世界经济将更加容易成功。由于其性质,非洲区域一体化将减少国家之间政治不稳定的危险,并与此同时为外国投资创造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减少非洲国家债务是其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因为这将释放发展项目和方案所必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否则将用于偿还债务。然而,在减免债务的同时,债务国应该有彻底的宏观经济改革和政策,通过强有力的、透明地管理所得到的资金来消除现存的畸变。

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在国际社会就处理非洲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最佳途径进行坦率的对话。葡萄牙努力与非洲伙伴一起发展欧洲和非洲之间密切和互利关系。在这一方面,计划于明年 4 月举行的欧洲联盟和非洲开罗首脑会议是一个扩大和深化这一对话的重要机会。葡萄牙认为,这一首脑会议将是对把欧洲与非洲之间的长期关系置于更加牢固基础的重要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葡萄牙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里约诺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愿表示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在非洲大陆的紧要关头召开这次会议。

象过去一样,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采取主动行动,以公开辩论、包括目前对非洲局势的辩论的形式审议重要的问题。我们仍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讨论中也将看到这种公开和透明的做法。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做法对激发新的想法和方法以及解决安理会议程上的无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今天的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有关非洲问题、特别是那些关于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的持续重视。

让我借此机会表示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在关于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非洲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进度报告。该报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评估非洲人民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进展,同时集中注意力于加强国际合作以便在互利和繁荣的基础上在非洲大陆建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伙伴关系的需要。

今天在下一个千年的前夕,非洲更加接近实现其稳定和平和经济繁荣的目标。人们满意地注意到,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非洲各分区域组织在解决冲突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努力因任命特使、代表和接触小组以及举行特别会议而得到加强,因为其任务是审查冲突根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因此,关于塞拉利昂的《洛美和平协议》、关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冲突的《非统组织框架协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停火协定表明这些国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决心,以及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承担解决冲突的首要责任的决心。它们还表明了联合国可在促进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尽管存在内在的困难,但维持和平仍然是协助非洲国家解决冲突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联合国与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之间在提高和加强非洲维和能力——特别是在训练、传播信息、民警和后勤支助领域——方面的合作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加强非洲国家的维和能力是优先项目,但这不应该免除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所承担的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这也不是灰心丧气或脱离接触的理由。

秘书长的进度报告还涉及必须加强对目前关于目标明确的制裁的辩论,特别提到武器禁运和有关贩运武器的违反行为。作为后续行动,我们期待着详细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同非洲国家一样对非法和秘密武器贸易感到关切,这种武器贸易涉及一个由制造商、买方、供应商和分销商所组成的曲折的网络,经常不受国家当局的控制运作。武器和弹药可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一直是抑制和平政治解决的因素,而在许多平民在其中成为攻击对象的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和平政治解决早就该实现。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内战不完全是一种内部现象,因为用来进行冲突的武器经常来源于外部。

在非洲采取的许多主动行动不仅促进了对非法武器流通所造成的后果的更好理解,而且还产生了处理这一非常复杂问题的战略。这包括处理冲突的根源和各国

不为了追求具体的利益在紧张地区进行干涉。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些非洲国家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步骤。安全理事会上个星期恢复对这些问题和相关问题的辩论是及时的、适当的,以提高对非法武器不受控制的流通的起因和全球性后果的认识。

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斗争内在地同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的进度报告中的说法,即防止冲突和冲突后建立和平除非能使社会发展,否则毫无意义。多年来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重大关切。这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出台的大量倡议中可以看出。涉及的利害是重大的——一整个大陆渴望走出不发达和贫困,并在许多情况下想克服社会和种族紧张和冲突。赤贫仍然困扰着整个大陆人口的 44%,其中 51%生活在撒哈拉以南各国,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同样,还必须为现在居住在非洲的占所有受爱滋病/爱滋病毒感染四分之三的人做更多的工作。

过去十年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经济几乎陷于停滞,有时则取得巨大进展。非洲仍然面临发展方面的局限性是骇人听闻的。在这方面,秘书长的报告就若干必须取得进展的关键性核心问题提出了建议。虽然一些努力已经取得成果,其他努力,诸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洛美公约范围内努力扩大非洲出口的市场准入,包括向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仍应继续努力。

同样,向非洲的发展资金流动受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多边金融流动方面。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向非洲所占的百分比很小,许多无法利用这种资金的非洲的国家越来越边缘化。

外债和适当的发展融资密切相关,同时是对重振非洲的增长和发展的一个无法忍受的限制。尽管采取的许多主动行动,特别是重债穷国债务动议,但非洲的债务量继续增加。在这方面,我们盼望执行今年 6 月 8 国集团通过的科隆债务动议,作为走向减少世界上一些最穷国家债务负担的一个重要步骤。

减轻和取消债务虽然急需,但只是确保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综合基础做法内的若干重大要求之一。因此,印度尼西亚支持非统组织呼吁达成国际协议

勾销最穷国家的债务负担。这将是重振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使他们重新走上发展道路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样,我们认为债权国将最穷非洲国家官方双边债务变为赠于的建议是可取的。

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说,非洲今天既有成就又有未解决的问题,既有抓住的机遇也有失去的机会。为克服非洲问题,该区域和大陆各国不能单干。国际社会广泛而具体的参与肯定是必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想补充说,如果国际社会不久前能以协调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一个受到全球关注的问题,我们坚信如果对非洲采取同样协调和全面的做法,肯定能解决该大陆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

最后,在国际社会和非洲大陆的新对话和关系方面,印度尼西亚——遵循它在 1955 年树立的有助于不结盟运动产生的榜样——仍然坚定承诺帮助非洲伙伴实现他们对一个和平与繁荣非洲的理想。这一支持一直反映在印度尼西亚对非洲目标的支持;通过我们积极参与许多国际和区域论坛,包括我们参加各种维和行动和南南合作;以及通过印度尼西亚同非洲各地保持着强有力双边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名单上登记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大韩民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李时荣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表示我们赞赏你十分成功地采取主动组织这次关于非洲局势这一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我们高度赞扬荷兰对促进安全理事会工作透明度的贡献,这表现在荷兰采取主动组织了两场公开情况介绍会,现在又召开本月份的第二次公开辩论。我还要赞扬维姆·科克首相的领导。

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就去年 10 月他的非洲报告中所载建议执行情况提出全面和及时的进度报告,以及他昨天早上有洞察力的发言。

主席先生,在我们今天辩论非洲局势的时候,我要响应贵国外交大臣上星期在向大会讲话中发出的积极语调:

“非洲不仅是一个麻烦的大陆,而且也是个幸福的大陆,不仅是个灾难的大陆,而且同样是希望的大陆。”(A/54/PV.13)

的确,这个希望的大陆正在许多战线上经历重大的积极变化。在两个主要非洲国家即南非和尼日利亚,我们看到了民选领导人宣誓就职,这一事态发展应成为非洲大陆各地民主力量的推动力。这两位新领导人,即南非的姆贝基总统和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总统,和其他许多非洲领导人一起上星期在大会中强烈鼓吹民主善政的重要性,作为非洲和平与发展的基础。我们也赞赏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总统和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的能干的领导。他们的作用对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仍是必不可少的。

最近非洲的一些最棘手的冲突局势,包括在塞拉利昂的《和平协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停火协定》,以及正在中非共和国进行的选举过渡,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记得不过几天前赞比亚总统在安全理事会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和平进程作了雄辩的发言;他曾以巨大的精力与承诺为之进行调停。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与非洲的领导人一道为维持这些区域的真正和平与稳定得来不易的势头作出艰苦的努力。

秘书长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载在他关于非洲的报告中的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 自他发表其关于非洲的全面报告以来,在秘书长、尤其是在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整个联合国系统就如何应付非洲今天面对的挑战的多方面采取了各种后继决定。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科菲·安南秘书长的看法:即非洲面临的问题需要一个综合安全、政治及社会-经济层面的全面应付办法。我们相信只有在联合国系统的范畴内,并得到非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下才可能进行这种整体应付办法。

此外,让我谈一谈我们认为需要安全理事会优先注意的几点。首先,我国代表团希望凸显在非洲预防冲突的重要性。鉴于非洲的众多潜在不测情况,现在有紧迫的需要通过及早警告和及早行动避免冲突而建立能力。我们认为正如秘书长进度

报告恰当描述的,在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和其它国家设立后冲突建设和平支助机制,为在这些其它潜在冲突地区提供了一个适用的避免冲突的榜样。

我们也认为秘书长的避免行动信托基金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加强联合国在非洲与其它地方避免冲突的能力的有效工具。自基金于 1997 年创办以来,我国政府每年都有捐款,并将很快宣布今年的额外捐款。我们欢迎联合王国较早关于对基金捐款的宣布。我们吁请所有其它未作捐款的国家向基金提供它们的财政资源以让秘书长得以扩展其避免在非洲和其它地区发生冲突的主动行动。

其次,我们认为迅速反应是遏制致命冲突和减轻人类苦难的关键因素。非洲国家本身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建立和改进他们自己维和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支持联合国为提高非洲维和能力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之间职员交换方案;联合国领导的非洲维和人员训练协助;和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协调等。但是我们同意秘书长表示的关注:即如何在冲突早期阶段向介入维和行动的非洲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我们认为有必要探索为此类后勤支援建立一个待命安排的可能性。

其三,我国代表团和其它国家一道,再度强调管制武器流入非洲的重要性; 这种流入常常使该地的冲突火上加油。在安理会上星期的公开辩论中,我们听取了安理会成员,包括多位外交部长见解深刻的发言,谈论如何对小型武器扩散,尤其是在非洲的扩散进行管制。我们重申在所有冲突局势中,应该实施军火禁运,并予以严格执行。此外,由于越境军火流动猖獗,光是国别武器禁运不足以制止非法军火走私,因而需要进行区域一级的合作。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处鼓励非洲国家通过国家立法,宣布对安全理事会军火禁运的违反为刑事罪而作出的努力。

第四,我们注意到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为改进在非洲实施制裁而作出持续努力的进度报告。我们认识到在现实世界是很难达到“总明制裁”的同时,认为一再有必要尽量减轻附带的——尽管是非有意的——人类痛苦,这可以通过实施目标更具体的制裁和不时审查的机制而达到目的。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安哥拉制裁委员会主

席,加拿大福勒大使的重要努力,他不单追查非法的钻石贸易和石油销售,并且追查安盟部队的非法军火交易。我们祝愿他和委员会在履行其重要任务时一切顺利。

其五,我们目睹了一些冲突局势中未能确保难民营的安全和人道主义性质,最令人瞩目的是非洲大湖区的情况引起的反响。我们赞赏联合国系统把难民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乍得等国内的冲突区迁往安全地区而进行的成功运动。我国代表团也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绪方女士的领导下,协助了许多非洲国家加强其管理难民营安全的警察和执法机构。

最后却不是最不重要的是: 秘书长深信民主善政和可持续的发展是非洲长期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我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取得的经验表明: 基于民主制度和尊重人权、并得到自由市场原则支持的善政,长远来说,更能确保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一如秘书长报告所述,非洲在这些领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以期进一步改善他们奉行善政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我国政府一向对促进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合作、团结与伙伴关系予以高度优先。大韩民国遣派维和人员前往前往索马里、安哥拉和西撒哈拉,并参加了南非和莫桑比克的选举协助团。我们一直不断加强同非洲在发展、包括建立人力资源能力等领域的合作。在我们最近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两年期间,我们同非洲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再度确认我国政府承诺并准备对联合国、非统组织和非洲国家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韩民国对我和我国代表团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比利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亚当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荷兰代表团特别通过荷兰首相科克先生的努力出色履行了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职责。

我赞成芬兰代表团作为欧洲联盟主席的发言,特别是关于秘书长有关非洲冲突根源和推动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所载建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方面。此

外,我完全赞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和阿尔及利亚代表以现任非统组织主席身份所发表的意见。

让我借此机会解释我国对非洲问题的方针和目标,更具体地说是在中非和大湖地区方面。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路易·米歇尔先生在上星期大会发言中谈到必须制定更为积极和慷慨的非洲大陆政策;该大陆已遭受巨大痛苦。他甚至提议,大会第五十四届届会应该在非洲旗帜下举行。

安全理事会也应表现出远见,并承担起恢复该大陆和平的责任;今天,非洲是世界上冲突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大陆,他们丧生、受伤、失踪、成为难民、沦为无家可归者或成为杀伤性地雷的牺牲品,再加上诸如艾滋病、虐疾和睡眠疾病等流行传染疾病;这些灾难在该大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受这些灾难影响的国家卷入战争时便更难加以应付。

卢萨卡停火协定带来了巨大希望。现在必须予以执行,任何拖延或犹豫不决都会使我们感到严重关切。这意味着有关各方应该表现出解决目前冲突根源问题的政治意愿,并寻求整个区域的持久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必须作出重大努力,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其推动力。

问题不在于找到解决个别问题的临时办法。在非洲某些区域,许多人绝望至深,看不到改善他们命运的前景,只能诉诸武装斗争。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思维方法,向他们表明只有和平才能带来幸福和繁荣:这种和平当然不是以难以言状的痛苦作为代价而带来迷幻所得的军事胜利。

因此,我们认为实现和平必须要拟订伙伴条约,在经济、财政和社会领域规定具体承诺。这一条约不仅应调动接受国,而且应调动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它们的资金。比利时将作出努力并加强其直接联系、合作和财政支持。

历史在我国和该区域之间建立了特别的联系,同时也产生了责任;正如米歇尔先生上星期所指出,我国愿意以负责和一贯的方式承担起这种责任。比利时有能力这样做。我国有一支具有了解中非、其习俗、语言和经济的储备力量。我国的农

艺学研究院已获得热带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许多专业知识,安特卫普热带医学研究院在世界上享有当之无愧的声誉。上述仅为比利时可向非洲作出贡献潜力的几个实例。

非洲必须帮助我们来帮助非洲,因为要想使世界上的诚意有效地造福于该大陆,非洲领导人们也必须努力建立一种发展所需要的和平和善政的环境。财政和技术合作只有在能够确保其有效性的气氛下才能存在。合作的基础不能是各伙伴之间笼罩疑云:合作只有在可预见性和稳定的气氛中发展和倡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比利时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佐滕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对你在本月第四次召开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表示真诚的赞赏。我还要对上星期六印发的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进度报告表示欢迎,并感谢秘书长昨天上午的发言。

虽然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审议非洲国家面临的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我首先想指出近年来在非洲发生的一些积极事态发展。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我们看到非洲在发展、民主化和区域合作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确令整个国际社会感到鼓舞。例如,仅在去年,我们看到尼日利亚向非军事政权过渡、南非举行第二次民主选举和阿尔及利亚成功地举行了总统选举。

我还想指出塞拉利昂政府与叛军集团组织革命联合阵线之间在洛美签署了和平协定、以及政府和叛军集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达成卢萨卡停火协定。在解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方面也出现了取得进展的希望迹象。在经济方面,许多非洲国家在本十年内取得了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5%以上的成绩。

我们还必须承认各区域组织为推动非洲和平与繁荣事业而开展的令人欣佩的活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西南部非洲地区维护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应得到赞扬。同样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今年 7

月在希特弗利卡总统以其非统组织主席身份领导下于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吸引了数目空前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参加。我作为日本观察团团长参加了该次首脑会议,亲眼目睹并欣佩正在非洲出现的新的活力。

虽然我们对这些积极事态发展感到鼓舞,事实仍然是,许多非洲国家在努力实现政治稳定和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时面临艰难的障碍。最为令人不安的是严重的贫困和冲突的频频发生,导致产生 800 万难民和无家可归者。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稳定与繁荣在新的千年期的前景便不会看好。

正如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及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贫困和冲突相互关联。实际上,我们在该大陆许多区域看到一种恶性循环,其中贫困由于频繁的冲突而恶化,与此同时,贫困本身成为冲突频繁发生的根源之一。因此,贫困应该是我们现在和二十一世纪应该主要集中力量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各国和民间社会应为减缓贫困而协调努力。

日本与联合国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东京非发会议二)通过的《东京行动纲领》呼吁为应付贫穷与冲突问题而采取联合努力与合作。这包括非洲国家本身加紧努力,非洲国家、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亚洲同非洲的合作等。《东京非发会议》进程已进入执行阶段。上月在吉隆坡日本和肯尼亚政府、联合国发展方案与国际货币基金,联合举办了一次关于债务管理的研讨会。日本并在马来西亚政府的合作下,在吉隆坡成立了亚洲–非洲投资和科技促进中心,其宗旨为研究如何促进与非洲有关的投资流动和贸易情报交流。日本并计划在 2000 年底以前在非洲举办四个次区域审查会议,其目的为进一步促进《东京行动纲领》的执行。

债务是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日本以调整偿债时间和延长免债补助金为减轻债务问题作出贡献,日本并将以履行它在今年 6 月在科隆举行的 G-7 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为处理这个艰巨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日本虽然有其国内预算困难,仍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有效和高质量的官方发展援助,同时加强它

同联合国各机构和机关的合作。

在冲突预防方面,我国政府长期以来提倡全面应对办法:这包括冲突预防和解决、维和与建立和平、后冲突的重建和发展、建立善政和消除冲突的可能根源,尤其是贫穷。

关于维和与建立和平的问题,我们认为区域组织,诸如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必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区域组织同联合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将尽量加强为受困扰国家带来和平的国际努力。有见于此,日本政府向捐款给非统组织和平基金。

关于小武器问题,日本予以最高优先考虑。我们强烈希望本届大会将通过一项决议,认可秘书长在小武器政府专家小组协助下编写的报告(A/54/258)。日本并打算对不晚于 2001 年召开的关于非法军火贸易所有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我们对援助地雷受害者——其中许多是儿童——同样视之为高度优先事项。1997 年 12 月日本宣布了《零受害人方案》,并对随后五年期间认捐约 8 000 万美元的财政支援作为扫雷和援助受害者之用。

冲突后重建与发展发展是需要国际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在涉及的许多其它问题中,如何把前战斗员,尤其是被当为士兵受虐的儿童重新纳入社会的问题应该得到高度优先考虑,因为这个进程的成功是预防冲突重现的关键所在。

日本政府准备支持后冲突重建与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重新安置难民与流离失所人士、前武装人员的重新纳入社会、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以及有关国家经济的重建与发展等。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应该把应付人道主义紧急状况的就地活动同其它关及重建和发展的活动妥为协调,前者通常在战斗结束前便发生。

毫无疑问,具有巨大潜力的非洲国家是能够在和平与繁荣的全球努力中成为重要伙伴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继续以其经验、专业知识与智慧来解决非洲的问题。

日本提倡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国际社会应更为集中注意人类安全的问题。贫穷与冲突是对非洲人类安全的两大威胁。换言之,如要促进非洲的人类安全,就必须摆脱贫穷与冲突。有见于此,日本将继续为改善非洲的状况而努力,执行《东京非发会议》进程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就座和发言。

姆万巴·卡潘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目前关于非洲局势的会议是安理会 9 月份主席,荷兰政府及其代表倡议举行的。首先容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最热烈的祝贺和我们对此藉得颂扬的倡议的的谢忱。

一如先我发言的各位,我国代表团愿意告诉秘书长,我们极为赞赏他就非洲局势提出的报告(S/1999/1008),它对我们在此论述及的课题提出了等待已久的阐明。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注意到许多发言者表示联合国同非统组织之间必须合作的意愿。如果我们要有效和协调一致地对付强加于非洲国家的巨大和不应得到的痛苦的许多安全问题,就必须进行和改进这种合作。

我国代表团团长、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部长,耶罗迪亚·恩当巴斯先生,在五十四届大会昨天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自 1998 年 8 月 2 日以来,就受到一如非统组织秘书长所形容为无谓和意义的武装侵略。这场侵略逼使我国无辜的人民——不论他们住在自由地区或被占省份——作出巨大的牺牲。

我国代表团不想在此重复讨论这场可耻、无意义的侵略战争,其臭名昭著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了。它强加于我国人民的痛苦与匮乏应该引起普遍的厌恶,并导致国际社会倾全力来迅速结束这场侵略。我国人民在此以前已饱受三十年的内部混乱和贫穷。联合国的信用有损于此。

尽管我们是这场无理侵略的受害者,刚果民主共和国自战争开始就寻求和平。这就是它出席所有在非洲或世界上其它地方安排的会议,以期讨论出一个谈判结果

的原因。然而,卢旺达和乌干达侵略者在大部分这些会议上引人注目地缺席,或利用拖延战术延长对我国领土的占领。

正如你、主席先生所知道的,1999 年 7 月 10 日,继由奇卢巴总统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监督下所主持的困难的谈判之后,参与这场侵略战争的六国国家元首在赞比亚卢萨卡签署了俗称《卢萨卡协议》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停火协议》。执行该《协议》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具体时间表成为该协议的附件和组成部分。

刚果民主共和国特别重视《卢萨卡协议》的执行和成功,该协议指出必须寻求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安全关切问题的方法。我国政府于 1998 年 5 月举行了关于大湖区团结与发展问题会议,以此表达这一关切,不幸的是,这次会议遭到那些现在袭击我们的人的破坏。

我国政府在《卢萨卡协议》的框架内重申了这一关切,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以解除在我国境内被发现的民兵和武装团伙的武装。《卢萨卡协议》还敦促这些武装团伙成员原籍国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进其遣返。在这一进程中非常需要联合国的援助。通过提供这种援助,本组织将帮助防止侵略国在从刚果领土撤走其军队及其撤军被核实之后找到新借口再次袭击刚果民主共和国。

我断然否认卢旺达代表团在这里提出的不实指控和一派胡言,其大意是,拉汉温民兵已被刚果武装部队收编。直到 1998 年 8 月 2 日,刚果武装部队由卢旺达高级军官领导,他们不能清除拉汉温民兵。自那时以来,卢旺达人占领了我国领土东北部,据称拉汉温民兵窜过这个地区以袭击卢旺达。迄今为止,卢旺达人没有出示一个拉汉温民兵,死的或活的。

回过头再谈《卢萨卡协议》,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谈判期间,在签署《协议》之后,侵略者马上恢复其转移注意力战术,以便尽可能拖延协议的执行。

由于据称就所谓叛军领导权发生争执,我们不得不等了 51 天,直到 1999 年 8

月 31 日,等待他们在其赞助者的支持下签署该《协议》,因为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和卢旺达总统比齐蒙古亲自向在莫桑比克马普托参加南部非洲共同体首脑会议的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宣布签署该《协议》的消息。

自那时以来,《协议》中没有一项规定得到执行。相反,侵略者正利用该《协议》作为无限期地延长其在我国领土上存在的借口。尽管任命了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但该委员会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所谓的叛军仍未选择其代表,以及很必要的资金仍未提供。刚果全国对话仍未开始,选择调解者的问题仍未解决,因为侵略者还没有落实我国政府的建议。也没有看到军队撤至防守阵地。

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无视秘书长提出的为全国接种疫苗日休战的要求,在我国领土基桑加尼发动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许多基础设施遭到彻底破坏,300 万剂量的小儿麻痹症和天花疫苗丧失,使我国儿童面临终身残疾的威胁。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首先对基桑加尼 100 多个无辜刚果受害者死亡表示谴责。该城镇将永远哀悼他们的死亡。

尽管所有各方签署了《卢萨卡协议》,但卢旺达人和乌干达人继续在我国诸如姆布吉马伊、贝尼和布坦姆波等采矿镇周围集结军队、军事装备和重型武器。他们继续任命各省省长。他们甚至在他们在占领的省份内设立海关关卡,将这些省及其城市连接起来,建立和使用空中联系等等,从而达到他们分割我国领土的险恶用心。所有这些活动是在国际社会看得见和听得到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协议》当事方的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其宪章显然正遭到违反)只是提出最微弱的抗议,尽管根据第 1234(1999)和第 1258(1999)号决议,安全理事会重申必须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我们如何向我们的非洲人民解释这一新的绝望根源?这涉及到他们每天在政治、人道主义、经济和军事干预中受到国际机构的歧视和轻视。

安理会非常清楚地知道与帮助来自索马里、塞拉利昂、苏丹、安哥拉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非洲难民所造成的费用相比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以援助来自波斯尼

亚和科索沃的欧洲难民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费用。无须指出作出决定进行干预以结束欧洲、亚洲或中东冲突的速度之快;以及以飞快的速度调集巨大的财政、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在《宪章》第 7 章框架内准确地确定这些部队的任务。

我们怎么能够不强烈地、愤怒地指出,当这是一个非洲冲突问题时,安全理事会不能决定或者如此吞吞吐吐地决定?安理会经常提出预算原因,以解释为什么不能调动必要的财政、物资和人力资源。安理会将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委托给非统组织,而非统组织必须既要筹集必要的资源,又要确定假设的缓冲部队的任务。

最后,安理会认识到,在欧洲、亚洲或中东只有在一项政治解决方法对交战各方强行规定尊重《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之后,联合国部队的部署才结束。另一方面,在非洲,索马里和安哥拉悲剧—仅举这两个例子—表明,部署和仓促撤走联合国部队导致局势恶化并加剧冲突。

在描绘这一局势时,我国代表团绝对无意诋毁联合国。世界知名人士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最近在各种场合都提起这个问题以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明明目张胆无法忍受的不正义。

因此,我国代表团同诸如大会主席和秘书长这样的非洲人士接触,告诉他们非洲各国人民、民族和国家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他们共同领导下,非洲人在解决武装冲突方面在安全理事会中得不到青睐。他们重要而高贵的任务是发出警报把联合国从昏睡中惊醒,以使和平与和睦这一目标对我们各国人民、民族和国家来说不仅是个梦想,而大家都知道梦是睡眠的守护神。

联合国于 1999 年 4 月 9 日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234(1999)号决议明确肯定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其邻国侵略的受害者。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因而显然违反了要求每一个会员国尊重和捍卫的《联合国宪章》。我国政府注意到 1999 年 8 月 6 日安全理事会第 1258(1999)号决议。

我国代表团谨重复科菲·安南秘书长的话,他在他的报告 S/1999/790 中写到: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冲突使这个已经背负着贫穷和被忽视的重担的国家遭受了更加骇人的痛苦。国内流离失所者估计共有 70 万人,还有大约 30 万难民滞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骇人听闻、广泛和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大肆屠杀、种族侵洗、强奸和捣毁财产已成为冲突的一大特点…因此,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当尽其所能协助刚果政府、各派系和人民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实现和平解决。”(S/1999/790,第 13 至 14 段)

我国政府向整个国际社会并特别向安全理事会发出庄严而恳切的呼吁,请他们全面介入立即执行《卢萨卡协定》以结束我国人民的巨大苦难。安全理事会首先必须向侵略者施加坚定的政治压力,使他们尊重停火并迫使他们把军队和武器撤出刚果领土和回家去;第二,着手迅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大规模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第三,帮助迅速组织和成功召开刚果内部政治谈判。

我国代表团在结束时谨简单表示,一个刚果的国民同科索沃或东帝汶的国民没有区别,他有一个脑袋、有眼睛、胳膊、腿、头发。和科索沃东帝汶的国民一样,刚果的国民是一个人。他也有生命权;他也有权期望他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他的肤色不会使他低人一等。当国际社会感到某些令人憎恶的行为在这个世纪末令人无法接受时,它有义务和责任阻止在我国犯下和作出这种行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说的友好的话。

在我名单上登记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参加安全理事会这次特别会议讨论执行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起因的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使我们深感愉快。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欢迎联合国在科菲·安南秘书长领导下做出努力确保国际社会永远注意非洲大陆的严重局势和危机。

由于和平局面仍然朝不保夕、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遇到越来越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除了去年已说过的话以外,还能再补充些什么?的确,非洲大陆的总局势

是极其令人不安的,尽管国际社会做出各种努力重新发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我们提指的是联合国全系统援助非洲特别倡议、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和东京会议。我们赞扬上述各项的推动者。

秘书长在向安理会的报告中明确强调,

>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是个长期陷于危机之中区域,这些地方不仅是一种形象,而是一种十分冷酷和令人痛心的现实。”(S/1999/1008,第 96 段)

不幸的是.对于过度采购武器、治理不善、艾滋病流行、腐败、贸易的障碍和继续妨碍许多非洲国家发展进程的外债负担很难视而不见。因此,非洲人的 44%和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 51%的人处于赤贫状态。在全世界受艾滋病/艾滋病毒感染的 3 千万人中,2 300 万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我们怎能无视非洲的外债负担在 1999 年已高达 3 500 亿美元,这是出口货物和服务价值的 30%,而在 1998 的年非洲的出口却下降了 15%,直接外国投资仅为世界贸易的 3%。同时,官方发展援助从 1992 年以来下降了 40%,现在仅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0.2%,而国际商定的指标是 0.7%。因此,非洲的前景绝不是充满希望的,因为预测 1999 年经济增长值可能不会超过 3%,而由于人口迅速增长,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这等于零增长。

然而,这一情景不应掩盖许多非洲国家——其中有我国——为走出动荡和危机所做的令人赞扬的努力。

正如秘书长适当地指出的,民主选举越来越常见,善政和法治正逐渐成为确定的事实,另一方面,正在积极地进行司法和立法改革,以便改进非洲经济的竞争性,比如贸易自由化、国营企业私有化和建立充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革。

摩洛哥正在促进推动非洲发展的这一共同努力,将其合作预算的 95%用于资助非洲友好国家的项目和方案。摩洛哥也作出自己的贡献,在非洲公共机构中促进一种负责任和善政的精神,于 1994 年和 1998 年两次作为非洲民政部长会议的东道国,联合国大会核准了会议的结果。

面对非洲必须应付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恢复和平与安全以及减少贫困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充分支持非洲的努力。加强非洲解决冲突的机制、减少外债以及开放非洲出口商品的市场能够而且应当从根本上改进安全前景经济和社会局面,只要对此采取具体、坚定和协调的行动。

摩洛哥深信,只有通过国家和国际两级的真正伙伴关系,非洲才能实现 7%的增长率,根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对大幅度减少贫困来说,这样的增长是必要的。

秘书长的报告准确地描述了我国的局势。民主化、自由化、加强解决冲突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恢复和平与安全以及解决武器和难民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支持的任务。

至于非洲的武器问题,特别是冲突区域的武器问题,摩洛哥完全同意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组主席向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即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以加紧和加强区域和国际努力,从而在各方面打击、防止和消除小型武器的非法交易。大家都知道,这种交易助长和加剧了非洲的武装冲突,并进一步使维持和平努力复杂化,因为它阻碍非洲大陆某些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此外,小型武器在非洲构成的人道主义、安全和发展方面的挑战应促使输出国更严格地控制向冲突国家或刚摆脱武装冲突的国家出口这种武器。在这方面,我国呼吁执行安全理事会规定武器禁运的各项决议,并鼓励暂停向武装冲突猖獗的非洲国家转让武器的各种做法。

近年来,非洲感觉到挫折,因为在它经历往往更加严重的冲突,受害者达数十万的时候,它没有得到与非洲大陆外地区一样的重视和待遇。显然,我们试图以我们自己方式解决我们的冲突,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我们足够的协助。如果国际社会不帮助我们,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克服大湖冲突和索马里冲突的后果,这里就举这两个例子。

非洲解决冲突方式的必要前提是捐助国支持非洲的解决冲突机制,提供资金和

物质资源以及培训。秘书长解决非洲冲突的方式看来是非常现实的,摩洛哥对此给予充分支持。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正在目睹导致建立这一非洲解决冲突机制的热情正在不断下降,因为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强调的,至今只有一个国家给予捐助。

对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援助也特别微小,同冲突的次数以及冲突所造成的难民外流比较起来尤其如此。1990 年国际社会仅提供满足非洲人道主义需要的必要捐助的 50%,有时甚至不到 25%,这是说不过去的。

为了维持或恢复非洲某些地区的和平,安全理事会必须实行制裁制度和采取维持和平行动。安理会以制裁作为谋和及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手段的经历已经表明这一程序有某些重大的缺点,及其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严重影响。制裁作为说服或劝说的手段应当仍然是一种例外的程序,只有在所有其他解决冲突手段都已经用尽的时候,安全理事会才能采用;其他的手段包括斡旋、调解、谈判和仲裁。因此,制裁不应当作为抽象和永远可以适用的规则,而不考虑到制裁对平民百姓的影响,特别是没有掌握所有必要的客观情况。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谈谈最近一再宣扬的干涉概念。我呼吁所有可能谈到或利用这一概念的人不要忘记,采用这一危险的工具需要切实认真的考虑,这种考虑也许应当比我们给予联合国改革以及甚至安全理事会改组的考虑还要深刻,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所质疑的是我们主权、我们的文化、我们不同的文明以及也许还有我们各自的信念。在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让我们一起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继续作出的可嘉努力,他非常恰当地鼓励各国、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并且考虑促进应当实行的制裁,只要制裁是公正的,破坏性是极小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愿你一切顺利。我也要表示我们感谢和赞赏我的同事、纳米比亚大使和代表在上个月主持安理会时所给予的指导,并且也祝愿他一切顺利。我们感谢秘书长作了宝贵的发言,提出了报告,并且在报告中就非洲的局势发展,特别是和平、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建议。

今天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十分关切要继续努力在非洲实现积极的变化,解决或制止目前的区域和内部冲突,并满足非洲各国人民和各国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秘书长在其有关非洲局势报告中所载的重要分析和建议。但是,我们对冲突中获得武器增长趋势以及各派系为权力和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权力争斗的增长表示关切。

这便导致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和内部及外部流离失所人员数目的增加,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我们认为解决这些局势和现象的责任在非洲国家自己,表现出执行停火措施的政治意愿、制止流血事件发生,并对旨在促进国家和区域各级的安全与稳定的和平努力作出反应的责任更为如此。

我们还应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开启维持和平行动和预防性外交,以及在冲突后建立和平。他们还应根据国际法执行有关制止紧张地区贩运小型武器和其他武器的决议,并加强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机制。

最近在我们的姐妹国家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表达了各国领导人愿意并决心继续为和平解决目前冲突而作出努力并在各国社会、经济和发展及机构建设等领域内进行全面必要的改革;我们欢迎该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决议。我们还敦促发达国家、区域和国际发展机构向非洲国家提供官方和非官方的援助、赠款和贷款;取消它们的债务,特别是取消最穷国家的债务,以便帮助它们改善它们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能力。我们还敦促鼓励外国投资,向

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援助,以便使它们不受任何限制地向世界市场出口其产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非洲各国享有友谊、历史和文化的纽带,我们热衷于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相互合作,特别是在所有文化、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进行信息和专家交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通过阿布扎比和其他金融和开发基金提供所有形式的支持、贷款以及官方和非官方人道主义发展援助。此外,诸如红新月会和扎伊德慈善协会等私营项目和国家慈善机构的非官方援助使非洲各国能够应付它们目前的危机和实施主要的开发项目,特别是以符合全球化、变化、贸易和经济关系要求的方式来成为重建国家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非洲大陆提供的投资和援助超过 50 亿美元。

我们重申,在我们的姐妹国家利比亚履行了有关洛克比问题所有义务之后应取消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

最后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今天能够就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措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便将非洲引向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它将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各国人民将享有安全、和平、稳定和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本人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科摩罗外交部长索夫·穆罕默德·阿敏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敏先生(科摩罗)(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荣幸地在安理会发言,并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达我热烈诚恳的祝贺。贵国对于非洲大陆所面临的问题总是非常关心。你决定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审议非洲局势的会议对我们而言是良好的征兆。我们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在第三个千年期的前夕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强烈信息;我们希望这一信息将标志着非洲的悲剧、冲突和贫困时代的结束。

在这里对非洲大陆明确表示的承诺只能鼓励和加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和区域集团已作出的努力,并维护非洲预防性外交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饶有兴趣地关注非统组织秘书长提交的翔实报告;我们还欢迎和赞扬在解决非洲冲突方面迄今所取得的具体结果。

我国,即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并未免遭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同一家庭、同一区域和同一国家内的儿童四分五裂。因此,我愿参加这次公开和务实的讨论,阐述科摩罗目前发生的局势。非统组织秘书长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已谈到这点。

两年多来,这一群岛国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危机,对国家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并威胁到其统一和领土完整。其中一个岛屿发生哗变,有时宣称它将加入前殖民列强,有时干脆要独立。科摩罗国家绝对不能接受使群岛巴尔干化。当这一事项提交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之后,该组织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和平、正义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必须强调指出,分裂主义者作出这种不幸而悖理的选择,是由于国家经济局势岌岌可危,同时对其暗淡而消极的前途感到不安与绝望,因其经济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农业部门由于产品滞销而受到威胁,而公共财产部门的特点则是巨额赤字、支付平衡方面长期亏空、对外债台高筑、工资欠发有时长达六个月以上,而且资源有限,使政府无法适当办好教育与卫生事业;在这样的国家里,年轻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失业普遍等等。

也就是说,理应处理这一问题,但处理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问题主要在于经济,不在政治,而解决问题的任何倡议都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

在这一事项上,我们高兴地欢迎关于小岛屿国家问题的特别会议,我们并注意到了各方所作的一切承诺。

在科摩罗发生危机时,非统组织所作的调解工作导致五个月以前举行了科摩罗各派会议,会议使人们对这场危机有好的结局产生很大希望。我们认为是维护科摩罗团结的理想基础的协议已由卷入危机的各方草拟审议,以便签署。

使各方意外的是,分裂主义者代表团没有签署这些协议,而要求延期,以便向其在安求安的基地请示。这一拖延触怒了某些大科摩罗岛的极端主义者,而在上述代表团回到莫罗尼时已经离开会议。拖延政策加上政治当局在这种局面下放弃权威只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和难以忍受。对我们居住在安求安的同胞的仇视及排外心理最后致使我们在安求安的同胞大批出走,回到原籍岛屿。

我国濒临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但多亏国民发展军的行动才避免了危机。随后立即建立了过渡政府,在履行《安塔那那利沃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了和平,并为法制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摩罗政府赞同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统组织第三十五届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与决议,并正积极努力,尽早建立共和国的民主体制。我们紧急吁请国际社会支持这一建立体制的公开进程。

我谨赞扬非统组织、本地区的各国——特别是南非、法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坚定不移地支持科摩罗人民在其共同国界内恢复团结。但我们现在必须超越捍卫原则的范围,开始自问,危机的恶化部分原因是否出于分裂主义者的共谋。莫罗尼的当局与安求安集团之间的直接对话反映了科摩罗国家首脑希望在科摩罗人的这些会议上寻求必要的动力,达成造福而团结所有人的表现出勇气的和平。对话仍然是我们的口号。

新的当局深信,安求安的独立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岛只会成为各种贩运者利用的工具,洗钱的据点,也许甚至是国际黑手党控制下有毒废品的堆积处。

这样,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平与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因此,莫罗尼当局的努力及泛非组织的斡旋必须得到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确定,在安求安集团没有资源时,两年多来是谁资助这些分裂主义者?谁在提供武器?谁在供养民兵及各武器派别?如果我们要避免印度洋的永久不稳定从而造成长期的紧张,那么有些模糊的问题必须澄清。

科摩罗当局伸出的援助之手、它为希望达成尊重每个人的最后措施而采取的

灵活性,对和平、安全与民主自由的加强,以及当局再三申明希望维护大科摩罗岛上安求安人的安全与权利,这些都未能影响分裂主义者的顽固态度。

国家必须巩固。中央当局改进这一局面以及恢复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国际金融当局以及我们的各种合作伙伴必须同意与莫罗尼恢复对话,并更努力地开展使公共事务的管理有新的活力的任务,因为如果除了分裂主义造成的危机之外,国家又受到削弱,那将是致命的打击。那样无法拯救四分五裂国家了,科摩罗也因此会象索马里那样,从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构成威胁。

我希望人们能听取理智的声音,而我们能够一起帮助科摩罗得到维护其人民的力量。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科摩罗外交部长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 在有机会听到前面 40 多位发言者的发言之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国际社会对非洲目前和今后的局势是极为关注的。

但是,同样明显的是,除了华丽的词藻及总的来讲写得不错报告以外,工业化国家缺乏实际行动和必要的政治意愿,来解决整个非洲大陆大量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局限于内部冲突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主要涉及到非洲国家所处的贫困、边缘化及不发达境地。我们担忧地注意到所宣言的措施不很得力,而且组织得很差,而非洲大陆迫切需要是大规模多方面的援助。

于是,对非洲错综复杂的局势进行不断的系统的关注就远远超出了安全理事会的职责范围。我们并不否认这次辩论的意义,但同时我们深信,应由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他机构充当制订和实施长期措施的协调中心,来保证非洲的安全、稳定,而最重要的是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这些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无法逃避的事实是,现在非洲的武装冲突比任何其它大陆都多。三分之一以上的非洲国家或者是现在,或者是最近处于冲突局势中。如果我们真想寻求有效和持

久的解决办法,我们就不能忽视以下事实:目前各种问题的根源是几个世纪中的殖民主义剥削。在这段时期中,非洲的经济遭到掠夺和扭曲,以便使它们成为自然资源、原料和廉价人力的提供者,而其代价是数以千万计的人被毁灭和奴役。

我们也不能忽视以下事实:目前的不公正和无法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把非洲作为一个经济上未发展的自然财富来源,这个来源为工业化国家的难以维持的消费形式服务,而这些国家中就包括过去的殖民国家。

官方发展援助目前只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0.23%,这大大低于他们所许诺的本来就不充分的 0.7%的水平。这特别影响到非洲国家。

1998 年,非洲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到 50 亿美元,只占世界总额的 3%。非洲的往来帐户赤字从 1997 年的 49 亿美元的水平上升到 1998 年的 160 亿美元的令人眩目的水平。非洲 44%的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 50%以上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非洲国家 1998 年的债务负担增加到 3 500 亿美元,这比该大陆出口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高 300%以上。

如果不制订和实施帮助非洲实现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我们就不能指望结束暴力的循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期中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最脆弱人口的边缘化日益严重,不发达的南部与工业化的北部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

不仅国际社会和国际金融机构用于克服非洲冲突真正根源的资金和物质资源完全不充分,而且为非洲大陆的需提供的紧急财务援助也不足。

为说明多数是由于冲突引起的很多非洲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只需指出,在 1998 年,世界上的大约 2 200 万难民中的 800 多万在非洲。新闻媒体对科索沃的报道到了饱和的程序,而非洲的严重冲突几乎没有得到注意。同样,安全理事会在某些局势中由于一些成员的利益而采取迅速的行动,而对很多非洲冲突则只发表偶尔的声明,与此同时,它本身的决议继续遭到公然的违反。安哥拉和安盟的违反行为就是这方面的最清楚的例子。

这种不平等的注意还反映在对非洲资源需求的不充分反应方面,对非洲的反应大大低于对其它大陆的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必要的资源用于这方面,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1999/1008,第 103 段)中将此称为是“合理和可行的”。

对非洲的疟疾和艾滋病造成的无声但令人严重不安的危机的报道甚少。该大陆不拥有应付已经报道的 2 399 万艾滋病病例的最起码资源,而患病的人数每天成倍增长。受艾滋病毒感染的人中的三分之二生活在非洲。将需要 2 500 亿多美元才能使非洲的每个病人接受富国中的受害者已经在得到的必要治疗。如果非洲国家今天几乎无力从它们的微薄预算中每年为每人支出 10 美元用于保健支出,它们从哪里能得到这些资源呢?由于这个原因,世界上死于艾滋病的 10 人中的 9 人是非洲人。

对古巴这个有深厚的非洲根源并与它有深刻的团结精神的国家来说,继续对非洲的兄弟人民的发展作出贡献是不可脱卸的责任。尽管它有经济困难且资源微薄,将近 1 400 名古巴工人目前正在各个重要部门中在非洲提供援助。古巴正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发展的整体性保健计划已经扩大并继续扩大到非洲国家,而对我国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大约 200 名医生现在正在一些非洲国家中提供免费服务。这个数字在最近的将来应会有增加,而且它不包括那些根据合同工作的医生—这些医生中有 400 名在南部非洲的村庄中。不少于 3 000 名古巴医生在世界的这个苦难的和受剥削的区域服务,作为我们正在医疗条件最困难的最贫穷非洲国家中发展的完全免费服务新方案的一部分。我们敦促工业化国家通过贡献药品给予合作。及时地注射只值几分线的疫苗往往可以拯救一个儿童生命。

同样,我们将促进创建配备有古巴医生的免费医务学校以确保这个领域中的保健工作者得到充分的培训。数以百计的非洲学生正在古巴学习各级的课程,大约 27 000 名非洲专业人员和技术员从我们的中心毕业,我们培训了 5 000 多名学生。这些人现在直接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到 1998 年为止,仅在卫生部门中就有 1 100 多名非洲学生在古巴毕业。

此外,最近几年中 80 000 多名古巴平民工作人员在非洲服务过,其中包括将近 25 000 名非洲医生、牙医、护士和一般保健人员。

古巴准备为非洲的任何全面和紧急卫生运动贡献宝贵的人力资源。

非洲紧急需要国际社会;但国际社会也需要一个稳定、强大和繁荣的非洲。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斯威士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担任 9 月的安理会主席,特别是祝贺你召开这次关于非洲局势的辩论。

两年前,我们满意地欢迎秘书长在载于文件 S/1998/318 中的关于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发展的报告中所作出的努力。因此,我们非洲人对以下一点感到乐观:世界社会、包括联合国到现在为此已制定出适当的结构来协助非洲有效地处理非洲继续面临的动荡局势。

然而,使我们失望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并非容易兑现。非洲仍然受像战争、疾病和贫穷等一些问题之害。非洲面临的其中一些问题,是殖民历史方面所固有。由于这一原因,非洲人民被持续剥夺了其在自己的大陆上享有和平与安全的权利。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作为对秘书长倡议的后续行动,其最近的报告(S/1999/1008)中所概述的具体行动建议,尤其在对预防冲突和维护和平方面的区域和次区域倡议的支持上得到确认。然而,我必须马上在这一点上提出一点警告:这些不应仅留在纸上,而应在必要时加以执行;因为非洲持续的敌对活动要求国际社会拿出新办法,以避免未来的内部争斗。这并不妨碍非洲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主要责任。非洲仍然依靠同国际社会的牢固和真正伙伴关系来根除造成非洲冲突和经济问题的所有根源。此外,我们仍然依靠联合国和所有朋友的帮助来处理延续存在因而威胁非洲生存的所有人道主义问题。

我们最近张开双臂欢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达成的结束摧残该国的冲突的停

火协议。我们欢呼实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停火协议签署的各方,尤其是赞比亚的奇卢巴,他的智慧和外交才干促成了停火协议的签署。我们殷切希望,冲突各方将遵守停火协议,并能够坐在一起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前进的途径和方法。该协议的执行进程仍然是刚果人民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关键。在这方面,我谨重申奇卢巴总统上星期在安理会中讲话时所作的呼吁:紧迫需要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一支负有处理该国复杂和独特问题任务的维持和平部队。

此外,我提请安理会注意数十万刚果人民今天作为难民而生活在邻国境内。在该国内部,相当数量的人流离失所。仅这种局势就要求国际社会作为优先事项而提供足够的资源,以使刚果人民能够安全返回自己的国家。

我们虽然分享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对停火的喜悦,然而,安哥拉和平局势并未到来。有关该国一些地区重新出现战斗的报导确实令人沮丧。尽管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一道努力来帮助和平解决这一冲突,还是出现这一情况。安哥拉人民已经历够多的苦难,国际社会现在应坚决谴责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叛军破坏稳定的行为及他不遵守《卢萨卡议定书》的情况,该议定书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始该国的和平进程。

加强联合国与非洲各区域组织间关于提高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合作,是正确方向上的步骤;但却缺乏帮助完成这一行动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同秘书长一道呼吁各会员国对为此所设立的信托基金慷慨捐款,以使秘书处建立非洲维持和平能力的努力产生效用。非洲区域维持和平培训中心的启用,将大大有助于使该大陆上的军事人员为处理继续使该大陆所陷入的冲突局势作好准备。

最后,我谨强调国际社会对非洲问题所承担的共同责任。对该大陆的状况忽视不管,将无助于但却会继续妨碍联合国争取实现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把非洲变为一个和平区域,是国际社会不能轻易放弃的承诺和责任。

就在我们继续在安理会这里发言的时候,我们非洲人民所关注的是我们在这里播下的种子是否落在了肥沃的土地上。我们亲自并通过我们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

中作了很多的发言和呼吁,但使我们失望的是安理会在认真了解非洲到底有何种困境方面,正缓慢地行动。

我们知道非洲的问题,也知道是从那里产生的。尽管这些国家使非洲的问题复杂化,但非洲从未生产任何战争武器。然而今天所进行的这些战争,是用在其他地区生产的枪炮进行的,从而非洲被富国认为是一个市场,可以使用来自这些国家的武器而进行各种战争。

因此,在我们今天的辩论结束之际,我呼吁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阐明对那些继续贩卖残害非洲人口的战争武器的安理会成员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在获得独立后,仍将继续受苦难。

我们希望,我们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的人民一样,可以享受我们自由的果实。安理会当然还有联合国必须寻找下面这一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迄今为止非洲还没有感受到和平,享受到其独立的果实。答案在安理会。我们非洲人长期以来一直期待听到安理会将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我想知道,如果在今天会议结束时举行投票,多少安理会的成员国会赞同组建和部署一支大型多国部队去控制非洲的冲突,正如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我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感到后悔;上帝创造非洲人并没有什么过错,但我们希望人们因我们是非洲人而为我们感到骄傲,并帮助我们。我们的发展的确因殖民主义历史带来的意外事件而受到耽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遭受这些挫折的原因。

主席先生,我希望安理会会原谅我感情用事。我正在发出一种强烈的信息随之应该通过一项强烈的决议,对非洲的冲突作出回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威士兰代表对我的赞美之辞。

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乌拉圭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佩雷斯-奥特明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召集

今天的公开辩论。允许像我们这样的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参加将有助于充实本机构在涉及和影响我们大家的问题上的工作。

我们国家拍手喝彩,因为安全理事会已鉴定地承诺提高国际社会对非洲问题的意识。与此同时,允许非安理会成员国参加辩论将增加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

乌拉圭满意和感谢地注意到秘书长 9 月 25 日的及时而详尽的报告(S/1999/1008),它介绍了秘书长 1998 年 4 月 13 日报告(S/1998/318)中及时提出的建议。我们怀着特殊的兴趣满意地注意到所有旨在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动行动,尤其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休(西非经共体)创立“调解和安全委员会”,促进在有关方面实现谅解的努力,以便防止和解决该区域的冲突,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些均是国际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则。

正如奇卢巴总统 9 月 21 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正确指出的那样(S/PV.4007),联合国应在不断寻求非洲和平的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就已经采取并在秘书长报告中作出规定的值得赞扬的措施对安理会表示感谢。我们面前的安理会关于非洲非法武器流通的第 1209(1998)号决议是本组织促使人们更为关注预防冲突努力的必要和及时的第一步。

乌拉圭在此还强调许多非洲国家为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在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所有这一切均显示出非洲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最大的努力必须来自非洲本身。

安理会一位成员提出,这些使命应更具预见性和精确性,我们赞同他的考虑。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过秘书处为非洲国家的利益作出更大努力,确保其使命精确到可能的最大限度,以实现既定的目标,并拿出必要的措施,防止在安哥拉一类的失败重演。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精确确定维和特派团何时存在,与确定其何时撤出一样,非常需要预见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项使命结束后,和平将继续建立在坚实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乌拉圭向卢旺达、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派出了部队。它目前参与在

西撒哈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维和行动,同时,许多年来,它一直致力于支持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和平进程,从而显示了其对非洲大陆的极其坚决的承诺,尽管我们资源有限,我们仍然作出了这一承诺。

5000 名乌拉圭士兵支持非洲的和平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将在今后继续这样做,他们连同全体乌拉圭人民,将继续显示其团结精神,为我们的非洲兄弟建设和平、推动民主化和争取更美好的生活条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桑达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像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人一样,赞美你在 9 月以杰出和最有效的方式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我想以同样的方式,祝贺你的前任纳米比亚大使在处理 8 月安理会的事务中令人钦佩的表现。

我想感谢秘书长昨天对安理会所作的详尽讲话。他在介绍情况时,直言不讳地谈到在改进非洲大陆人的状况的共同斗争中存在的挑战。他尤其对前途报希望,只要我们大家,尤其是安理会,准备发挥作用,改造我们的承诺和义务。

非洲境内的冲突对非洲人民的生活具有破坏性后果。从安哥拉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从索马里到南部苏丹,从塞拉利昂到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类苦难的情况都是同样的。冲突使儿童成为孤儿。其他儿童成为儿童士兵。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几十万人在其国家边界内流离失所。还有几百万人作为难民生活在邻国,或分散在大陆其它地方。这种局面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消极影响。

然而,正如本次辩论的几位发言者指出的那样,人们日趋认识到,非洲人自己应该解决这些非洲问题。通过本区域组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的努力,各种棘手问题已开始趋于解决。塞拉利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这里,南部非洲共同体和中部非洲区域的领导人同非统组织

和联合国合作,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和平奠定了基础。但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履行其责任,这些努力就不能取得成功。赞比亚的弗雷德里克·奇卢巴总统最近 1999 年 9 月 21 日在向安全理事会成员介绍情况时,以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南部非洲共同体调解人身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各项建议,指出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谋求和平的前进道路。根据《停火协定》创建的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不应允许出现真空和暴徒填补真空。安全理事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根据评估的实际需要,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有适当授权和适当规模的维持和平部队。维持和平人员的存在将对维持和平进程的许多其它方面,包括在人民中建立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使组织全民政治对话更为容易。

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和期望安全理事会迅速采取行动利用《停火协定》,该协定已得到本机构所有成员的衷心支持。应该把对该协定的集体支持扩大到对强制措施的切实支持,以便在不进一步流血情况下迅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和平。我们曾在导致《停火协定》的艰苦谈判过程中,依靠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现在同样指望得到它们的支持。

虽然解决和预防非洲冲突的努力正在加快步伐,但到处可以获得小型武器的现象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国际武器商人残酷地追逐暴利,加剧了非洲的冲突。必须及时采取国际行动,制止这些贪婪的鲨鱼。不受控制地销售小型武器使制裁制度无论在哪里建立都受到进一步破坏。安哥拉就是一例。应该堵住对安盟制裁制度的漏洞,以便切断萨文比叛乱运动的军火供应,从而削弱他对其人民发动战争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赞扬安全理事会关于安哥拉局势的第 864(199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福勒大使,该委员会在这个领域做了出色的工作。

我们支持非洲区域和次区域处理、解决和预防冲突机制彼此加强合作。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该努力加强对各区域和次区域主动行动的支持,并促进在非洲乃至全世界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同这些机制进行协调。

非洲也采取了审慎步骤,促进民主、廉政和尊重人权,把它们作为努力实现持

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一部分。非洲已确定选举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道路。在这方面,正如前面许多发言者所注意到的那样,非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在 7 月阿尔及尔会议上作出重大决定,即他们今后将不承认通过政变等宪法外手段获得政治权力的领导人。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民主价值观念和民主体制不会在普遍贫穷、冲突和穷困条件下繁荣。国际社会应该在所有这些领域协助非洲,以便保证该大陆的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和我的前任所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乌干达欢迎有此机会参加就秘书长关于其早些时候有关非洲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举行的公开辩论。我国代表团祝贺主席先生你担任 9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主动为本次公开辩论提供便利。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表达的观点,也赞同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代表非统组织现任主席表达的观点。

1999 年 7 月 10 日,冲突当事国的六位国家元首签署了《卢萨卡停火协定》,刚果争取民主联盟也在 1999 年 8 月 31 日签署该协定,随着枪炮声的平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方都同意,昔日的敌手现在已成为和平的缔造者。

请允许我重申,乌干达一直并仍然关心的是,必须确保乌干达各方的充分安全,保护所有乌干达人的生命财产,并确保大湖区的稳定。这是因为正如我们从痛苦经验中学到的那样,任何邻国的不稳定都会对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应该忆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具有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停火协定》各签署人都承认,要解决冲突就必须处理所有这些层面。

乌干达对这场危机的立场反映了它为谋求这些利益所作的努力。乌干达现在

和过去都一贯坚定地致力于谋求以区域办法解决大湖区问题。因此,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乌干达对在卢萨卡签署协定感到满意,因为这是冲突各方第一次就其次区域前途达成一致。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各方在签署该协定后,都应义不容辞地抵制进行敌对和不必要宣传的诱惑。

我不再重复已经商定作为持久和平基础的五项基本原则。但是我需要指出,正如我们所知,协定的签署只是一个漫长的促成和平与缔造和平进程的开始。因此,由乌干达担任主席的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都已同意开始工作。这两个委员会都是根据《协定》设立的。乌干达政府认为,各签署国首脑也同意,和平进程不能因为刚果民盟的内部分歧和小小争议而停顿。因此象我说得那样,各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

但是,在某些措施作为迫切事项贯彻前,和平协定仍然脆弱。迫切需要适当数量的财政和后勤支助,以维持和平,防止那些可能想重新拿起武器的人那样做。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联合国在执行该《协定》方面有关键作用。因此乌拉圭欢迎秘书长迄今所采取的步骤,派出军警和民警调查局势。但是象我前面所说,这还不够,因为局势仍然脆弱,仅调查还远远不够。财政和后勤支援是执行卢萨卡进程所需要的根本条件,以便利维持和平者的部署和全国性对话,走上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主化的进程。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通知你和安理会,在处理非洲局势的问题上,我国政府对安全理事会的反应不太满意。我们知道在卢旺达发生的悲剧。在卢旺达发生的情况同在科索沃和最近在东帝汶发生的情况对比,相差太强烈。我们许多非洲人认为这种状况比善意的忽视更糟糕。

本国际机构有义务以同样的紧迫性和具体的行动参与应付和处理一切冲突。卢萨卡和平进程要求迅速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其作用,保护这一和平,因为拖延执行《协定》的基本要求,可能诱使冲突死灰复燃。

最后,我国代表团赞扬赞比亚总统奇卢巴不知疲倦的努力,达成了和平协定。

我们相信,该和平协定将为本地区的和平铺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哈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审查国际社会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进展情况的辩论开得及时。可以说,安全理事会讨论非洲可持续发展问题远远超出了它的职权,这问题完全属于大会工作范围。然而,既然这是国际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巴基斯坦已决定参加辩论。

秘书长科菲·安南值得我们感谢和赞扬,他通过多份报告,以及主动创议讨论非洲大陆“持久危机”的困境,在突出非洲冲突起因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局势的严重性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目前审议的问题中,65%以上与非洲有关。非洲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历史经历、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各种公共政策、国内和国外相互作用的格局以及种族紧张,都影响非洲各种冲突的发展。

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最重要因素过去是,并且继续是非洲大陆上普遍的贫困状态。淹没非洲的那种令人痛苦、折磨、不断扩张的贫困不能自然引起广泛的媒体报导,因此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极端的贫困、匮乏和绝望产生挫折与暴力。强烈的不公平感被那些出于理想主义和愤怒,或者为了自己谋求财富或权力的人所利用,产生国内纠纷和政治动乱。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话,即预防冲突和冲突后缔造和平不能导致持久和平,除非一个社会能够同时走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集中努力在非洲消除贫困,非洲仍然属于世界最贫困地区。如果不认真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持久解决非洲冲突的可能性仍然渺茫。迫切需要财政和技术支助,以加强人力开发,为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和扩大必要的基础设施。不幸的是,国际的响应迄今低于期望。世界必须做更大的努力,而且现在就做。我们赞同秘书长提出的意见,即所谓的“非洲疲乏”是对一个富有爱心的国际社会的思想的污辱。

非洲的贫困因为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商品价格的下跌、发达国家中保护主义的增加、结构调整安排的消极影响、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以及还债的压力,而变得更加严重。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事实。非洲的外债和偿债数额已经增至令人震惊的地步。债务的偿付消耗了负债国的大部分收入,迫使它们仅仅为了偿付旧债而高息短期借贷。目前,非洲的负债总额大约为 3 500 亿美元。非洲国家不可能通过本国的资源偿清这一债务。西方承诺的官方发展援助也在减少。援助流动正在枯竭,从而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全球化进程绕过了大多数非洲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处于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经济状况之中。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的那些口号——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给它们带来了危害。它们没有导致生产和出口增加。它们也没有引进外国投资,而外国投资本应能抵销官方发展援助减少所造成的影响。外国投资只是流向有限数目的国家。它的好处是不平衡的,有时其价值令人怀疑。

在一些情况中,属于非洲国家的大量资金被这些国家贪婪的实权人物抽走,存入西方银行。在另一些情况中,多国公司摧毁当地的新兴工业,建立垄断,此外,它们从当地抽走的资金远比它们带入的资金要多。

因此,大量的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外流到发达国家。根据计算,每流入发展中国家一美元,就有九美元从它们的经济中抽走。因此,从某种角度看,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以牺牲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

最后,联合国发展方案的资源正不断减少,现有的资源有时并没有得到最妥善利用。

因此,非洲面临着一个不利的国际经济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弱小的经济体继续受到无情剥削,尽管有些人反驳这一点,此外各种冲突被任其恶化,因为国际社会将它的目光移开,不愿意担负责任。

巴基斯坦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非洲国家和平解决非洲冲突的努力以及非洲各国人民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巴基斯坦将非洲看作是未来的大陆。我们相信非洲最终会腾飞。与非洲各国的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领域。

尽管巴基斯坦面临各种财政困难,但它仍然在许多国家保留外交使团,并自1980 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实施针对非洲的多方面技术援助方案。在这一方案下,我们在各种不同领域为来自非洲国家的年轻专业人员提供培训。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将在资源所能允许的限度内继续扩大这一方案的范围。

关于在非洲建设和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今年在争取谈判解决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长期内部冲突以及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双边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我们希望,精简和加强调停机制以及有效监测非法武器流动将对促进非洲稳定与和平的努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非洲和其他地区,针对社会中弱小和脆弱阶层的任意或有计划的暴力往往得不到报道、注意和控制,除非其范围大到不能够再被忽视的地步。因此,逐步培养人们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尊重对于该区域的和平而言十分重要。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捍卫普遍公认的有关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原则。然而,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确保战斗人员在危机局势中严格尊重国际人道主义准则,尤其是有关保护儿童、妇女、平民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的准则。

国际社会必须解决非洲和其他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只是消除症状,只是在火烧起来后再去灭火是一种无效而浪费的做法。减轻贫穷、创造就业、提供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和清洁饮用水等基本服务以及,最重要的是,促进人们将自身利益与国家进步和福祉联系在一起,这些是非洲和平与进步的最基本要素。在绝望和受排斥状况下,和平文化不可能发展或繁荣。它需要有一种希望的气氛和进步的前景。

在世界即将迈入新的千年之际,非洲人民应该拥有而且正在等待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国际社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甘巴里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与前面许多位发言者一道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且组织这次非常重要的公开讨论。我们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将会以确保正义和加强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的方式进行。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和我们非洲大陆这个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提交的关于非洲局势的清楚有力而见解深刻的报告(S/1999/1008)以及其中所载的各项富有远见的建议。一年多以前,秘书长在早先一份报告中概述了一些建议。如果国际社会以充分的政治意愿落实这些建议,那么这些建议本应能推动非洲境内的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进程超越其目前阶段。

实际上,从来不缺乏对非洲状况的精辟分析,其中包括我们面前这份秘书长报告所作的分析以及整个这次辩论期间许多人在发言中所作的分析。所缺少的环节是将这些分析所产生的各项建议转变为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具体行动。全世界也许会听到这一庄严会议厅中的这些辩论,但是非洲大陆的普通非洲人却希望能有具体的行动,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非洲正面临着冲突扩散的问题,而此时此刻这个区域手中没有什么影响力来促使广大国际社会确保提供必要的人力、物质、后勤和政治资源以解决这些冲突。

此外,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和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议程反应沉闷也是一些不利的因素。然而,再没有任何地区比非洲更清楚地显示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缺少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与冲突局势的扩散和加剧、以及战争转而妨碍和扭转了非洲大陆的发展努力直接相关。

解决冲突的能力和在非洲进行有效的冲突管理无疑将腾出目前消耗在战争中的资源,推动我们将精力转向发展目标。对非洲经济的外国私人投资也将得到促

进。目前,非洲是在外国私人直接投资中占有份额最少的大陆。

虽然我们承认,冲突在非洲蔓延,但该地区也已成功地设法解决了一系列此类冲突。非洲这方面行动的一个例子是利比里亚持续多年的内战获得平息。同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西非国家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在恢复塞拉利昂和平与稳定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最终促成《洛美和平协定》。

西非监测组和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各种和平倡议和维和努力是建立在以和平与稳定求发展的前提下。因此,应当进一步推动我们分区域在西非经共体和西非监测组基础上的努力。继续指望少数几个国家在这一分区域肩负大得不成比例的和平与安全负担,既不公正,也不明智。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毫不拖延地按照秘书长关于塞拉利昂问题报告中的建议,授权布署最高可达六个营的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从而充分履行其对塞拉利昂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我们认为,预防冲突是维护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但它对联合国以及各地区组织,例如非统组织乃至西非经共体,始终是一个挑战。这是因为,如果没有高度警觉,人们将对危险逼近时的早期讯号视而不见。出于这一认识,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必须细致探查早期警报的共同迹象,联合国培训预防冲突领域的工作人员。此外,我国代表团建议安全理事会全力支持非统组织于阿尔及尔召开的最近一次首脑会议作出的决定,将 2000 年定为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年。安理会应积极支持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非洲领导人为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在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和解决冲突领域进行的努力。

全球化是本次辩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据认为,随着市场真正成为全球性市场,全球化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必然。但众所周知,全球化有其好处,也有其陷阱。非洲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我们是否在日益浮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走向边缘化。对我们非洲人来说,危险讯号已明显可见。非洲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大陆,甚至仍在开工的工厂,一般而言,至少也有 30%的能力闲置。

此外,非洲在外国私人投资中所占份额也持续下跌,由 1982 年高峰期的 100 亿

美元降至 1996 年的 50 亿美元。根据 1995 年的数字,亚洲吸引外国私人投资最多,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18.8%,其次是拉丁美洲,占 13.9%,东欧和阿拉伯世界占 12.6%,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位居最末,仅占 7.7%。非洲国家目前沉重的外债负担使问题更趋严重。1970 年代末,非洲的外债仅为 485 亿美元,但这一数字目前已达 3 500 亿美元。如安理会所意识到的,非洲许多国家,目前在偿付债务上的开支远远大于其在基本社会服务,如教育和保健上的开支。

因此,债务问题是非洲的绝症,需要减轻债务和直接免除债务等重大措施来起死回生。此外,1992 年以来,非洲的进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也由 4%降至 2%左右。或许最糟糕的是,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最近指出,非洲 37%的私人财富放置在非洲之外,而亚洲的相应数字为 4%,拉丁美洲为 17%。非洲的一大部分私人财富放置在非洲之外,属非法的资金外流。我国总统穆巴桑乔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建议谈判并通过一项国际公约,收回非法流出我们大陆的资本,我们希望联合国将给予支持。

非洲绝不能同意其在全球经济、金融和政治事务方面的边缘化。要求我们做的是利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同时,采取措施,尽量缩小其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实现经济多样化,推动各种分区域一体化努力以及 1991 年在我国首都阿布贾签署协定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由语言化为现实。我们还必须加强努力,为外国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环境。此外,我们必须在我们各自的国家提倡非洲的善政和政府问责制。我国,即尼日利亚和新南非近来的积极事态发展增加了非洲的希望和机会。总的说来,我们认为,非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解决冲突,以及和平、可持续发展和持久的民主化。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不能也不会在本千年行将结束之际,无力去应付这些挑战。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成为地球村的真正相互依存的世界上,非洲人完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支持非洲大陆再生和复兴的自身努力,世界准备以支持和坚决的方式做些什么?我同其他人一样,相信各人顾各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自行事,在疾病、战乱、人和环境的退化以及全球动荡中始终遗世独立,保持和平与安宁。

我们非洲人将需要国际社会在互惠原则和相信和平与正义密不可分的基础上提供的援助。在这一方面,让我们思考世界近来对科索沃危机的反应,并与其对卢旺达和塞拉利昂危机的反应相比较。为解决科索沃难民危机,国际社会每天在每个难民身上花费 1.50 美元,而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难民每人每天只得到 11 美分。

让我们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巴尔干实行军事打击之后,西欧国家及其盟国愿意捐助 20 多亿美元,用于科索沃的重建和恢复, 虽然据广泛估计,这项工作只需要 5 亿美元。在塞拉利昂、尼日利亚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去三年来每天要为支持其在西非监测组的部队付出 100 万美元以上,这还不包括 1990 年以来在利比里亚估计花费的 40 亿美元。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科索沃式的财政援助热情。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最近访问了塞拉利昂,她说,那里生命的损失远远大于科索沃,因此,更加需要世界给予同情,并作出人道主义的反应。最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副执行主任斯蒂芬·刘易斯说:

> “西方乐于花费 400 亿美元在科索沃打仗,而只有不到 1%用于拯救非洲千百万人的生命,这在道义上令人反感。”

这些话引出了一些让人深感不安的道义问题,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结束发言时加一点个人的随想,因为这是我以目前我国大使和常驻代表身份最后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近 10 年前冷战结束时,我担任尼日利亚常驻代表,当时安全理事会对非洲冲突作出反应时保持沉默。例如,我们用了大约 5 个月的时间将利比里亚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我任职现在接近尾声,安全理事会的议程被非洲问题所主导。

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赞赏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心和关切。它们目

前只要求安全理事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言论,在对非洲冲突作出反应时,采取单一的标准而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冲突相比采取双重的标准。安理会这样做就能履行《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各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在我请他恢复在安理会大厅旁边席位就座之前,我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允许我就易卜拉欣·甘巴里大使对联合国和 2 年前对安理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作一简短发言。

正如甘巴里教授刚才所说,他在联合国服务已有 10 年。我今天才知道再过几个星期他将同我们道别。我想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时刻有所表示。

在结束关于非洲问题这一极其重要的辩论时提及甘巴里大使对安理会和对联合国所作极其重要的贡献以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大陆的贡献,将是非常适宜的。他在这里担任尼日利亚大使时,正值他的伟大国家经历混乱的时期。在整个期间,甘巴里大使以巨大的魅力、镇静和不露声色的效率代表了非洲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在我们日前辩论花费很长时间谈论维持和平时,我们也应该记得,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委员会、即 34 国委员会的主席,甘巴里大使对精简和扩大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并使之现代化作出了坚定的努力。事实上,34 国委员会现在包括了将近半数联合国会员国,而这一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要直接归功于他。

最后,我是以个人名义发言,但我相信我所表达的观点无疑会得到安理会的赞同——这不是一件小事——以及安理会以外的赞同。我认为我们都祝愿甘巴里大使无论做什么都走运。我们都会留恋他的智慧的忠告,我们几个月前就听到过他的忠告。

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热情地响应福勒大使刚才有关甘巴里大使和他的许多贡献的讲话。除了表示赞同福勒大使的所有评价和评估外,我还

要补充的是,在许多不同问题上,甘巴里大使头脑清醒的务实精神和坦率得到了我国代表团的赞赏,这些问题包括最近关于安理会和我国政府如何就塞拉利昂和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在塞拉利昂的存在问题上进行的接触。为此,我愿祝他走运。我相信我的同事也会同我一道这样祝福他。我们都会想念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发言名单上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上这一项目的审议。

下午 5 时 55 分散会